



從小學校長到大學教授

小学校校長から大学教授まで

From Being a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to Becoming a College Professor

文 | Tibusungu'e Poiconu 浦忠勇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生涯 是很難去精確規劃的旅程，縱然是大家眼中工作收入穩定的公教人員。我從師專一畢業就成為國小教師，那時候還是21歲的小毛頭。當分發到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也沒學到什麼專業，執鞭生涯從此無厘頭地起步。我那2個孩子常笑說：「原來你那麼年輕就開始誤人子弟哦！」

身為國小教師的忙碌歲月

在國小教育的場域中，自己是三腳貓走天涯。雖唸師專音樂組，但小奏鳴曲還沒彈完就畢業，一到學校就被要求帶合唱團與節奏樂隊，規劃學校的音樂展演活動，只好硬著頭皮假裝自己真的是音樂專才。每回展演或比賽，被趕鴨子上架地緊張心虛，心中只想唱「心事誰人知」。自己出身部



筆者會同政大原民中心前往高雄市那瑪夏國中視察卡那卡那富族語教學情況。(圖片提供 編輯部)

落窮苦家庭，很早就養成耐操磨又耐打的性子，差事一來就接受，然後在那裏悶著受苦，卻又不輕易放棄。

校長認為我是蠻有附加價值的老師，就把田徑隊給我，我教了；手球隊給我，我練了；要練跳繩，完全不會的我也由做中去學習，而行政工作

也是如此。我口才不好，總是不知如何拒絕，只好自我安慰，「做別人的事，練自己的功夫」。這段時間還唸了高雄師範學院（現今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嘉義巡迴班，我在達邦部落、嘉義市以及高雄市之間，以機車代步，往來4年。



登山如同生命之路，雖難行走卻處處充滿鳥語花香。（圖片提供 浦忠勇）

當國小老師確實是拿到一個鐵打的飯碗。考主任，後來又考校長，完全是計畫外的生命插曲。其實，家父一直覺得我好好當一個老師就很好，因為老師就有飯可以吃了。

從教學中喚醒自身對復振族群文化的意識

平凡的教學生涯中，真正讓我感覺震撼的一件事，是我用鄒族傳統歌謠「抓螃蟹」來教小學生的那一堂音樂課。我彈著這首鄒族古調，然後要求學生跟著四拍節奏打拍子，做身體律動，結束之後，我問這些鄒族孩子，「有聽過這首歌嗎？」學生們面面相覷，搖頭表示不會唱也沒聽過！

當場，我真的傻眼了！這首歌是部落流行的鄒族民歌，我和學生才差10來歲，他們卻已經不知道有這首歌，這是活生生的文化斷層！之後，我的

音樂課全部都教鄒族民歌。

我的第一本書——《台灣鄒族民間歌謠》，其實只是音樂教材的集結本。為了音樂課，我開始蒙著頭土法煉鋼地做起音樂田調，用自己的方法錄音、記譜、記詞以及簡單的賞析。那時我還不知田野調查為何物，自己卻已經DIY地做起音樂田調，這也讓單純的老師工作額外揮灑了部落文化色彩！

1980年代起，本土化教育風起雲湧。鄉土教學、母語教學在學校正式登場，我在達邦國小也土法煉鋼地編製鄒族母語教材，品質差強人意，卻是台灣復振本土語言的初期之作。

研修是為了重新審視自己的教育工作

30幾歲就分發當校長，當年是全縣最年輕的校長。那時

那時我還不知田野調查為何物，卻已經DIY地做起音樂田調，這也讓單純的老師工作額外揮灑了部落文化色彩！我在達邦國小也土法煉鋼地編製鄒族母語教材，品質差強人意，卻是台灣復振本土語言的初期之作。



在板橋儲訓的輔導校長就說：「你那麼年輕就當校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懂得經營教育生涯，要懂得韜光養晦，行政不只依賴聰明才智，更要緊的是處事待人之道，可能的話還是要勉力進修！」初分發當校長，就著手去念研究所。

我選擇就讀南華大學的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理由很簡單，我想從更寬廣的社會理論視角來理解自己所從事的教育工作，特別是我所關注的民族文化議題。那年，我同時錄取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這樣的選擇一直讓同儕朋友們一頭霧水！



除了教學外，參加各類學術活動，跟研究生分享多元文化議題，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成了知命之年轉換跑道的生活重心。生涯難以規劃，我只好要求當下認真與執著，閱讀竟是難得持續不放的嗜好，從閱讀中思考，也從閱讀中拓展社會視野。



到。這樣的速度又被老師拿來酸那些專職學生（我念的不是在職專班），「浦校長比較清閒吧，所以論文2年就寫完！」其實，這段時間是校務行政、孩子教育以及進修課程三頭在燒，辛酸甘苦只能往肚裏吞。

三次決定要放棄這趟攻讀博士之旅

念完碩士學位之後，深覺學術訓練尚未完備，對於自己關注的社會文化議題依然有著隔靴搔癢的缺憾。於是，校務再忙，卻又動了攻讀博士班的念頭。那年，我錄取2所博士班，一南一北，朋友都勸我就近念書就好，但我認為博士班是培育學術專業的場域，沒有廉價可言，我選擇了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學系鄉村社會組（現已更名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已然過了不惑之年，我選擇讓學術訓練與學位攻讀之旅再度啟程。

在職攻讀台大的學位，是一段難忘的爆肝旅程。每週1天公假，那時還沒有高鐵，為了要趕得上9點鐘的課，幾乎都是搭清晨4點鐘的客運北上，上完課又要南下返回工作崗位。每位老師們要求的閱讀作業總是超負荷，4年修學分的時間，總是帶著一疊疊的paper出門工作，但有太多經驗

在南華大學碰到的老師，幾乎都是剛取得學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學者，他們還在為學術狂拼，我也只好辛苦地跟著他們的研究腳步。首先面對的挑戰是英語程度問題，社會學教材——reading幾乎都是洋人寫的玩意，而且社會學英語自有其難度。每讀1-2頁就得花上半小時去查字典，然後猜測意義。有回課堂上做報告時，因為英語程度的關係，抓不到重點，老師還以柔和的口吻問我：「我們讀的東西是同一篇嗎？」尷尬之餘，當下決定把英語補回來！

碩士學位，我花2年就拿



期許學術與山水能與自己相伴，生命必然妙趣無窮。（圖片提供 浦忠勇）

是原封不動地帶回家。

修課期間，總得設法讓學校工作和學位進修取得平衡，偶有缺課，但次數不多。記得第一年修了一門研究方法，平時作業還好，但期末報告是資料統計分析，因處理不當以致統計結果始終跑不出來，這一門課拿了死當的60分，老師很客氣地說：「浦校長，那你明年再來囉！」。

進修期間，有3次決定要放棄這趟攻讀之旅。前兩次都是因考量兼顧校務和課業之間的問題，那時我已奉派擔任嘉義縣樂野國小校長，又兼任嘉義縣阿里山國中小的籌備校長，



自小養成刻苦耐勞的個性，學術之路雖然艱辛，卻不輕易放棄。（圖片提供 浦忠勇）

校務加倍繁雜，但老婆大人支持，叫我不要當中輟生。她表示現在放棄，以後一定會後悔，一旦決定讀下去，得選擇在50歲就提早從國小教育場域退下來。

在寫論文期間，自己身體竟出了嚴重的健康狀況，必須入院動手術。那時我才驚覺健康的價值，告訴自己出院後，不要再考慮什麼學位，讓自己回老家徜徉山林，讀書自娛，我第3次決定放棄。這時，指導教授又溫暖地呼喚說：「只剩最後一里路，如果身體還頂得下，就走完吧！」於是，我在修養身體的情況下，安靜地寫完博士論文。可喜的是，論文關注在民族認同議題。

開啟學術研究的道路

拿到學位後，我幸有機緣進入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在這裏展開了高等教育教學和研究的新旅程，深覺慶幸的是，台文所能把原住民社會文化列為核心課程，可以讓自己淋漓盡致地揮灑。除了教學外，參加各類學術活動，跟研究生分享多元文化議題，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成了知命之年轉換跑道的的生活重心。

生命之路有如柳暗花明。

從小學校長到大學教授，是一條難走卻處處有鳥語花香的路徑，此刻撰文回首來時路，許多貴人幫我尋得這條異常精彩的小徑，特別是支持我的老伴。

生涯難以規畫，我只好要求當下認真與執著，閱讀竟是難得持續不放的嗜好，從閱讀中思考，也從閱讀中拓展社會視野。我常對自己許諾，學術與山水為伴，生命必然妙趣無窮。◆



Tibusungu'e Poiconꞌ 浦忠勇

鄒族，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人，1959年生。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曾任國小教師、主任及校長，目前擔任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長期以來，主要關注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發展，亦以此為主要授課領域，並擔任族語教材編撰工作多年，希望為原住民族做一點研究、論述與發聲。

